

难忘老屋

贺宝璇

我的老家在离牟平城二里的城南贺家庄村,老屋建于1938年春,老屋座落在贺家庄村西头,有正房五间,厢房三间。

1938年,我父亲、祖父在大连的绸缎庄和食品铺做会计工作,生意很好,祖父、父亲的工作还可以。但是日本鬼子侵入大连沙河口区以后,生意骤减。祖父、父亲除了白天给绸缎庄和食品铺做会计工作外,晚上还给我9岁的大哥吉钢上小学课,大哥吉钢聪明伶俐,深得祖父母、父母亲的喜爱。一天,吉钢大哥早晨起来到海边挖海物去,没想到刚到海边,竟遇到了日本鬼子拉防线。见吉钢脚踏海防前线,鬼子上去就给吉钢哥一个耳光,紧接着拳打脚踢,其中一个日本鬼子将吉钢哥挑在刺刀上高高举起,摔死在沙滩上……大哥被摔死了,母亲跑到沙滩上,哭得昏死过去几次,祖父、父亲更是伤心至及。

说起老屋的建成,还真有一段故事,1938年春节过后,一月十三日,

日本鬼子在牟平雷神庙吃了败仗以后,窜到贺家庄村报复。一把火将四五栋房子点着了。别人家有男劳力救火,唯独我家祖父、父亲在大连绸缎庄帮人家店主记账,不能及时回来救火,瞬间,西北风刮来,火势更加凶猛,大火烧了近半个小时,幸好几家邻居救完自家的火又赶来我家帮忙,但是,火烧的时间太久,屋顶和家里的东西被烧得精光,原来很好的四合院成了断垣残壁。祖母守着大火哭得死去活来,家里第二年自办绸缎庄的希望成了泡影。祖父、父亲每年在大连挣点钱都带回家存在家里,为的是将来有朝一日办起自己的绸缎庄,现在别说是办绸缎庄,连吃的粮食也没有了。

家没了,从此,祖父、父亲不得不从大连回牟平,找人帮忙,自己做小工,在废墟上又建起了自己的房子,但是落下的饥荒压得全家人喘不过气来。从此祖父、父亲给别人写对联、写信打点短工挣钱糊口,而母亲和祖母只得靠洗衣服挣钱维持



一家人的生活。春天挖野菜做野菜饼子,为了让二哥上学,小姑只得辍学,和祖母、母亲一起挖野菜充饥……

我家陷入极端困境,祖父母、母亲在饱尝日本鬼子烧杀抢掠给我们带来的灾难以后,从内心憎恨日本鬼子。在日常生活中,父亲经常指着老宅向我们进行传统教育,讲盖房子不易,讲日本鬼子的残暴,教育我们要热爱党,干好工作,父亲曾经语重心长地对我说:“那年老宅房子被烧,我才二十多岁,就得挑起家庭重担,现在生活好了,不能忘记过去的苦,不能讲吃、讲穿……”

现在老屋已77年了,77年来从

这老屋里走出来了不少人才,大哥任高中校长,小姑在新疆农八师任指导员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,大姐、二姐、三姐也先后参加了工作,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在这老屋里最多时,是五世同堂的15口人,那时一提起五世同堂家,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知道指的是我们家。现在,五世同堂的家已不存在了,大哥也搬到县委人事局家属楼了,侄子、侄女们有的在烟台市委工作,有的在牟平区公安分局、牟平区邮电局工作,外甥们有的考上博士后在青岛高等院校任教,有的到南京工作了。不管他们走到哪里,心中都装着这老屋。

怀念乡土

刘吉训

乡土这个词读起来感到很亲切,有一种甜甜的滋味,但乡土究竟为何物呢?就是老家的山山水水,小清河两岸模糊的炊烟,抑或是那黄橙橙的泥土以及泥土的芬芳吗?

不过,我最初对乡土的理解很简单。那是我读闰土、三味书屋之后,我感到小清河的花花草草、山山水水、泥土

石块与童年伙伴,就是鲁迅先生当年的皂夹树、菜畦、百草园与闰土兄。于是,我隐隐约约地接受了故乡的概念。

我离开故乡时,乡土观念在我的心里并不重要。当我在小城里生活,对城市的喧嚣与滚滚尘埃厌烦了,特别是我遇到城市的白眼、冷漠与无奈之后,我才怀念起乡土来。

我多想站在胡庄村头的小树林边,走进乡土有雨有雪的世界,多想被

起于乡土野草间的风吹浴一番,多想在雨季溜进乡土的小清河,多想与我童年的伙伴再合唱一次山歌……哦,我多想我的乡土!

那座在乡土上存在了数百年的孙家祠堂还在吗?那是我启蒙的学校。祠堂外的那棵槐树还在吗?我的小学时代几乎与槐树连在一起,晴天,雨天,我们都喜欢坐在树下,争先恐后地谈古论今。夏天,我们看蓝天白云;冬

天,我们看南飞的鸟儿。

我的许多长辈在乡土上走完了他们短暂而又漫长的一生,悄悄地走了,又投到乡土的怀抱,没有带走一缕炊烟,一抹晨雾,他们把自己亲手种植的小树林,把自己亲手修筑的平塘、水库都留在了乡土的尘世间,而自己却清清白白地走了……

这样想着,我的灵魂又感到了暖和,开始在城市的世界里活跃了。

小院里的葡萄

鲁从娟

天气凉爽,秋天来至,母亲家院子里的葡萄也成熟了。那两株葡萄栽在墙外,大门楼的两侧。蔓藤顺着墙头爬进院子里,父亲用铁丝在院子里从东到西拉上一张大网,葡萄就缠缠绕绕恣意爬满了整个葡萄架。夏天,葡萄枝繁叶茂,遮天蔽日,葡萄架下绿意成荫,父亲坐在葡萄架下,把街门打开,和街坊们喝茶聊天,谈古论今,阵阵微风徐徐吹来,很是惬意凉爽。

这两株葡萄已经有十多年的光景了,一株龙眼,一株巨峰,属于老辈儿葡萄品种,且成熟期极晚。父亲说,早该换品种了,可母亲执意不肯,她舍不得这两株老葡萄,说伺理了这么多年,像自己的孩子一样,不忍丢弃。

葡萄成熟了,母亲便会大显身手,做上几坛葡萄酒,已经做了好几年,成为习惯了。做葡萄酒对母亲来说颇有些隆重,通常会选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,父亲脚踩凳子,拿着剪刀,把葡萄一串串剪下来,母亲在下面小心翼翼地接着。一盆盆的葡萄摆放在院子里,然后打开水龙头,一遍遍地冲洗干净后,放在大篷布上晾着。那些坛坛罐罐早已被母亲提前找出来洗刷干净备用。葡萄晾干水分后,一粒粒地摘下来,放进坛子里,用手捏碎,让葡萄汁充分溢出来。再按比例放入适量的冰糖或白糖。想喝偏甜一些的,可以酌情多放一点糖,然后搅匀后封口等待发酵。

一坛坛、一罐罐的葡萄酒沿着墙根一字儿摆开,白色的塑料封口,扎着红

绳,煞是好看。待葡萄酒发酵期满,打开坛子,浓郁的酒香扑鼻而来,沁人心脾。经过几遍沉淀过滤,装在瓶子里。一瓶瓶的葡萄酒摆放在桌子上,微微泛红,晶莹剔透,看起来赏心悦目,喝一口,酸甜中透着浓郁的酒香,甜而不腻,醇而不烈,微醺薄醉中,恣意得很,真是舌尖上的享受啊!那几天,母亲家屋里屋外到处氤氲着葡萄酒香。

接下来,母亲便忙活开来。儿子、闺女每人拿回家几瓶,然后,左邻右舍、亲朋好友每家均分得几瓶,到头来,母亲家也就只剩那么三两瓶。母亲不无得意



地说:“这自制的葡萄酒可是纯天然绿色饮品,常喝点葡萄酒能软化血管,还美容养颜呢。”亲朋好友们把葡萄酒拿回家,品尝过之后,再见到母亲,都会对母亲啧啧称赞,直夸母亲酿酒的手艺好。博得一片喝彩声后,母亲就乐得眉飞色舞,油然而生一种成就感。

我想,等来年母亲酿酒的劲头更足了。



团圆饼

田长尧

团圆饼,因其是圆形,像个太阳,亦称太阳饼,是老黄县人早年正月初一中午必吃的一种面食趣吃。

团圆饼大小,以家庭人口多少和锅的大小而定,其形状似生日蛋糕,但没生日蛋糕厚。团圆饼用的是发酵的白面,施碱揉合好后,用擀面杖擀展成薄薄的大圆饼,抹上油,一层一层往上擀,比较讲究的为六层,意在六六大顺。饼做好后,农妇开始做各种面塑艺术品,把面塑底部抹点水,安摆到团圆大饼上。一般人家大饼中心安放一个面塑大圣

虫,如同镇饼之宝,做圣虫之面,先搓成细长的圆形,头粗尾细,尔后下大上小、不断向上缠绕,大有虎踞龙盘之势;再用小剪刀在虫身上剪三道刺,从尾到头的下部;头捏成蛇头状,嘴部捏成立扁状,再往嘴中放一枚硬币或一个枣;用小剪刀在圣虫两侧剪出两只耳朵,用绿豆当眼睛,安在圣虫眼部。此时,一个满身长刺、张嘴瞪眼的圣虫就做好了,镇守太阳饼。圣虫周围饼面,有面塑元宝,其上面安插硬币或大枣;有爬行的长圣虫,满身是刺,口含钱币;有面塑猪头,两个大耳朵,一个朝天拱鼻,口含大枣,猪眼睛用眉豆粒,白边黑睛,活灵活现;有小兔、小狗、小燕、小鱼等面塑动物;有仙桃、鲜花

类面塑,总之,团圆饼上面堆满了农家最喜欢的宠物和吉祥物,寓意是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、合家团圆、招财进宝。

擀好的团圆饼不能放在面板上,要放在铺好玉米皮的盖槌上,各种面塑要在盖槌上安放。如果在面板上做,沉重而绵软的团圆饼,根本无法托起。大锅水烧响后,农妇拖着团圆饼下面的盖槌走到锅前,倾斜着盖槌,把团圆饼轻轻滑到锅里的笊子上,盖上锅盖,锅边围上“笼布”,锅盖压上一个大泥盆。早年许多农家没有钟,熟不熟又不能揭盖看。于是,水开锅冒汽后,点上一支香,大约二十分钟一支香就烧完后,团圆饼也就熟了,揭开锅盖,白胖程

亮的小动物活灵活现,花果栩栩如生。团圆饼退汗后,再将团圆饼托起到院子阴凉处,手笨的人向面塑上点些红点,手巧的人用五颜六色对不同形状的面塑进行不同色彩的描绘。待团圆饼凉透后,将其整个放进大缸里。

初一中午,兄弟们聚在一起,饮酒吃菜之后,上饭先上团圆饼,像过生日蛋糕一样,有多少人分多少块。小孩最喜欢团圆饼上面塑艺术品,大人们一般都把自己团圆饼上的小动物、小花果扭给小孩。女人割团圆饼时,都爱大声喊:“割团圆饼啦!”孩子们一听,一个个呼喊“吃团圆饼喽!吃团圆饼!”一家人团圆热闹气氛达到了顶点。